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補逸卷二十一

監察御史姚之駟撰

司馬彪續後漢書第四

朱儁

儁字公偉會稽人少好學為郡功曹察孝廉舉進士以
討黃巾功拜車騎將軍累遷河南尹董卓見儁外甚親
納而心忌之儁亦陰備焉關東兵起卓議移都儁輒止
卓卓雖憚儁然貪其名重乃表拜太僕以自副儁被召

不肯受拜因進曰國不宜遷必孤天下望成山東之結
臣不見其可也有司詰曰召君受拜而君拒之不問徒
事而君陳之何也雋曰副相國非臣所堪也遷都非計
臣之所急也辭所不堪進臣所急臣之所宜也有司曰
遷都之事初無此計也就有未露何所受聞雋曰相國
董卓為臣說之臣聞之于相國有司不能屈朝廷稱服
焉後為太尉李傕郭汜相攻劫質天下公卿雋性剛即
發病而卒

案雋見謝書雋辭副相後尋移書州郡請師討卓及卓既誅雋祀作亂陶謙與諸豪傑共推雋為太師同討雋等奉迎天子而雋反就雋徵復為太僕尹起莘譏其屈身從逆忠智俱失良不誣也辭副相一段范書語稍詳此深得減字法

劉繇

繇父輿一名方山陽太守

案劉繇字正禮東

萊牟平人見吳志

繇祖父本師受經傳博學群書號為通儒舉賢良方正為般長卒官

何進

進字遂高南陽人太后異母兄也進本屠家子父曰真真死後進以妹倚黃門得入掖庭有寵光和三年立為皇后進由是貴幸中平元年黃巾起進拜大將軍

案進南

陽宛人

何進欲誅中常侍趙忠等乃詐令武猛都尉丁原放兵數千人為賊于河內稱黑山伯以誅忠等為辭燒平陰河津幕府人舍以怖太后

案進為勲戚元輔不能以誠動太后乃招賊
焚劫毒民脅主卒使漢室崩壞誰之咎與

袁紹使客張津說進曰黃門常侍秉權日久永樂太后
與諸常侍專通財利將軍宜整頓天下為海內除患進
以為然遂與紹結謀

案進謀誅宦寺紹實贊之而進以猶豫不決
卒至身喪國危是不能盡聽紹言之故也

劉虞

是時用劉虞為幽州劉焉為益州劉表為荊州賈琮為
冀州虞等皆海內清名之士或從列卿尚書以選為牧

伯各以本秩居任舊典傳車叅駕施赤為帷裳

案虞見

謝書

周羣

建安七年越雋有男子化為女人時羣言哀帝時亦有此將易代之祥也至二十五年獻帝果封于山陽十二年十月有星孛于鶉尾荆州分野羣以為荆州牧將死而失士明年秋劉表卒曹公平荆州十七年十二月星孛于五諸侯羣以為西方專據土地者皆將失土是時

劉璋據益州張魯據漢中韓遂據涼州宋建據抱罕明年曹公遣偏將擊涼州十九年獲宋建韓遂逃于羌中被殺其年秋璋失益州二十年秋曹公攻漢中張魯降

案羣字仲直巴西閬中人少受學于父舒專心候業言多奇中蜀志有傳

董卓

太尉黃琬司徒楊彪司空荀爽俱詣卓卓言昔高祖都關中十一世後中興更都洛陽從光武至今復十一世案石苞室識宜復還都長安坐中皆驚愕無敢應者彪

曰遷都改制天下大事皆當因民之心隨時之宜昔盤
庚五遷殷民胥怨作三篇以曉之往者王莽篡逆變亂
五常更始赤眉之時焚燒長安殘害百姓民人流亡百無
一在光武受命更都洛邑此其宜者也今方建立聖主
光隆漢祚而無故捐宮廟棄園陵恐百姓驚愕不解此
意必麤沸蟻聚以致擾亂石苞室識妖邪之書豈可信
用卓作色曰楊彪公欲沮國家計邪關東方亂所在賊
起峻函險固國之重防又隴右取材功夫不難杜陵南

山下有孝武故陶處作磚瓦一朝可辦宮室官府蓋何足言百姓小民何足與議若有前卻我以大兵驅之豈得自在百寮皆恐怖失色琬謂卓曰此大事楊公之語得無重思卓罷坐即日令司隸奏彪及琬皆免官大駕即西卓部燒洛陽城內埽地殄盡又收諸富室以罪惡没入其財物無辜而死者不可勝計

案此條見華書其范書入楊彪傳中華與范俱作兩問兩答後入卓作色語如見當日情事似更勝也合觀三書之筆華排原司馬濟漢范簡焉今之史也耀文則范優矣

劉備

劉備字玄德涿郡人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

案昭烈正位蜀漢親承大統名正言順本無可疑陳壽志三國僅以列國待漢已不知正統所在今續書乃儕之列傳直署姓名是不知春秋之義者也

曹騰

騰父節字元偉素以仁厚稱鄰人有亡豕者與節豕相類詣門認之節不與爭後所亡豕自還其家豕主人大慙送所認豕并辭謝節笑而受之由是鄉黨貴歎焉

長子伯興次子仲興次子叔興騰字季興少除黃門從
官永寧元年鄧太后詔黃門令選中黃門從官年少溫
謹者侍皇太子書騰應其選太子特親愛騰飲食賞賜
與衆有異順帝即位為小黃門遷至中常侍大長秋騰
在省闈三十餘年歷事四帝未嘗有過好進達賢能終
無所毀傷其所稱薦若陳留虞放邊韶南陽延固張溫
弘農張奐潁川堂谿典等皆致位公卿而不伐其善蜀
郡太守因計吏修敬於騰益州刺史种暠於函谷關搜

得其牋上太守并奏騰內臣外交所不當為請免官治
罪帝曰牋自外來騰書不出非其罪也乃寢嵩奏騰不
以介意常稱歎嵩以為得事上之節嵩後為司徒語人
曰今日為公乃曹常侍恩也騰之行事皆此類也桓帝
即位以騰先帝舊臣忠孝彰著封費亭侯加位特進太
和三年追尊騰曰高皇帝

案騰沛國譙人范列宦者傳此乃曹魏
受禪後增飾誇美司馬因之殊不足據

曹嵩

嵩字巨高質性敦慎所在忠孝為司隸校尉靈帝擢拜
大司農大鴻臚代崔烈為太尉黃初元年追尊嵩曰太
皇帝

案嵩亦見范書曹騰傳袁紹檄文稱操父嵩乞匄攜
養魏志亦云嵩為騰養子莫能審其生出本末曹瞞
傳云嵩夏侯氏之子其淵源可哂如此章懷注引續
漢志云靈帝時賣官嵩以貨得拜大司農而此又稱
其代崔烈為太尉則亦銅臭之續耳此條出裴
松之魏志注不知何所徵據以為敦慎忠孝也

封禪刻玉

建武二十二年上許梁松等奏乃求元封時故事議封

禪所施用有司奏當刻玉璽一枚方三寸玉版方五寸

案封禪事見東觀記世祖屢降明詔謀讓不違而諸臣固請之且以識大迎合豈以元封故事為聖祖舊

章耶

封石

上用石功難又欲及二月封故詔梁松欲因故封石空檢更加封而已松上疏爭之以為承天之敬尤宜章明奉圖書之瑞尤宜明著今因舊封竄寄玉牒故石下恐非重受命之義

案范書同今岱頂無字碑世傳為秦始皇立辨之者
曰秦碑在玉女池上李斯篆書不當又有此碑且史
記云始皇上泰山立石封記其下云刻所立石是秦
石有文字之證封禪書則云武帝東上泰山泰山之
草木葉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顛此言立石而
不言刻石是漢石無文字之證其說近似然風俗通
載孝武時立石泰山顛石高二丈一尺刻之云云合
十一句四十五字據此則漢碑亦未嘗無字也駟意
無字碑非碑也即范志所稱用方石再累置壇中其
中藏石牒玉檢者不則即長一丈厚一尺之距石也
相傳一巡方惡其疑天下命撤之甫動其蓋雷
風驟作說雖近怪然其中有物焉則斷斷無疑

趾石

封禪太山又有趾石皆再累枚長一丈厚一尺廣二尺

皆在圓壇上

案趾石范

作距石

祠泰山

三十二年二月二十二日辛卯晨燎祭天于泰山下或曰泰山雖已從食于柴祭今親升告功宜有禮祭于是使謁者以一牲特于常祠泰山處告祠泰山如親耕耤劉先祠先農先虞故事

案常祠泰山處意即岱廟也今廟在山麓壯麗特甚中有斯篆邕隸漢柏唐槐其餘名蹟甚多而山巔祠

字以祀碧霞元君世人以為泰山府君之女考張華博物志有泰山神女避灌壇令事于竇搜神記云後漢胡毋班為泰山府君致書于女婿河伯則泰山有女不誣正不必曲引黃帝遣玉女之事以傅會之耳嘗見元泰定帝碑有云每年燒香的上頭得來香錢物件只教先生每收掌者詞雖鄙俚亦可知元君廟香火自來甚盛云

改元

以建武三十二年為中元元年復博奉高靈勿出元年
租芻藁以吉日刻玉牒書函藏金匱璽印封

案自古帝王多改元以應符瑞雖光武亦且不免今上以康熙紀元歷五十餘年未嘗一改將來春秋歷

數傳之無窮豈
非千古盛德事

刻石

正月詔梁松等復案索河洛讖文言九世封禪事者松
等列奏乃許焉使太山郡及魯刻石又直取完青石不
必五色刻方石中命容玉牒二月上至奉高遣侍御史
與蘭臺令史將工先上山刻石

案范志全載刻石文中
多摭引緯書殊不足採

金泥玉璽

檢用金縷五周以水銀和金以為泥玉璽一方寸二分一枚方五寸

案范志同袁宏云神道貞一其用不煩故藉用白茅器用陶匏然則封禪之禮簡易可也白函玉牒非天地之性也斯言良然

親封

時御輦升山日中後到上即位于壇南北面尚書令奉玉牒檢皇帝以寸二分璽親封之藏玉牒已以石覆訖尚書令以五寸印封石檢畢皇帝再拜禪祭地于梁陰

以高后配山川羣神從祀焉

案此詳見馬第伯封禪儀記驪山大焚茂陵地
金函玉檢安在哉故後世人主以不封禪為高

三老五更

養三老五更先吉日司徒上太傅若講師故三公人名
用其德行年耆高者三公一人為三老次卿一人為五
更皆服絺綌大袍單衣皁緣領袖中衣冠進賢扶玉杖
五更亦如之

案此見范禮儀志三老五更之解世多聚訟康成注
禮記曰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名三五者取象三辰

五星又一注曰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應劭漢官儀曰三者道成于天地人老者久也舊也五者訓于五品更者五世長子更更相代言其能以善道改更已也宋均注孝經援神契曰三老老人知天地之事者五更老人知五行更代事者蔡邕明堂論曰更應作史書者以相似誤耳數說未能決是蔡論近之

祠南郊

正月上丁祠南郊

案上丁取後甲三日之義與上辛先甲一也范同

高禘

仲春之月立高禘壇祀以特牲

業范志

壇作祠

養老

仲秋之月縣道皆案戶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玉杖
舖之以糜粥八九十禮有加玉杖長九尺端以鳩鳥
為飾鳩者不噎之鳥也欲老人不噎

案古者最重養老之禮自膠庠闕制惟東漢稍為近
古此禮不行已數千載近世鄉飲一制稍存具文今
天子加意者考于康熙五十二年癸巳
萬壽時 賜宴 賜銀命 天潢執爵恩禮特至皇乎

咸乎養老之典益與
虞燕夏饗同其隆矣

準代管

截管為律吹以考聲列以物氣道之本也術家以聲微而難知其分數不明故作準以代之

案準亦作准其形如瑟十三弦隱間九尺取其分數調校樂器則宮商易辨若尺寸小長則六十宮商相與微濁若分數加短則六十微羽類皆小清其制出自京房也

天竺國

天竺國一名身毒在大月氏東南修浮圖佛道以成俗不殺伐其國有諸香石蜜胡椒薑黑鹽和帝時每遣使

貢獻後西域反叛乃絕

案此見范西域傳世傳明帝夢見金人遣使問佛道法遂于中國圖畫形像即此國也

人死復生

獻帝初平中長沙人姓桓死月餘其母聞棺中有聲發之遂生占曰至陰為陽下人為王其後曹公由匹庶起

案此見范五行志

萬金堂

中平二年造萬金堂于西園

案堂名萬金與臺惜
百金者相去何如

濯龍園

濯龍園在洛陽西北角

助蠶

貴人助蠶璫琕釵加簪珥

案丁孚漢儀皇后親蠶之
禮最盛故助蠶之飾亦然

靈臺

靈臺者乃周家之所造臺也圖書術籍珍玩寶怪皆所

藏也

案靈臺

見前

玉鈎玦

桓帝時光祿吏舍壁下夜有青氣視之得玉鈎玦鈎長七寸二分玦五寸四分各一枚身中皆雕鏤

案寶器入土久必自出今秦漢玉鈎玦多有藏玩何足紀也

孔雀

西南夸曰滇池出孔雀西域條支國出孔雀

案今滇池在雲南府城南非復分地矣

大寒

光和六年冬大寒北海東萊琅邪井中冰厚尺餘

案冬日地氣下騰故井水恒溫雖燕山直北見寒時汲井其氣如蒸也冰厚尺餘毋乃過實

日行

日行南陸謂之夏日行北陸謂之冬

案二語見

范歷法志

至日

至日御前殿合八能之士陳八音聽樂均度晷影候鐘
律權土灰傲陰陽也夏至止鼓鑄

案范志載八能士禮

儀甚煩夏至亦然

送故

季冬星回歲終勞農享臘以送故也又十二月立土牛
六頭于國都羣縣城外丑地送大寒

案月令章句曰是月之會建丑丑為牛寒將
極故出其物類以示送達之且以升陽也

作厯

昔者聖人之作歷也觀璿璣之運三光之作道之發斂
景之長短斗綱所建青龍所躔參伍以變錯綜其數而
制術焉

案范歷法志

首段與此同

四分歷

黃帝徵能術者為四分之歷

詔張盛京房鮑業等以四分歷請與待詔楊岑等共課
歲餘盛等所中多四分之歷始頗施行

案太初歷冬至日在牽牛古黃帝夏殷周魯冬至日
在建星太初歷施行百餘年失天蓋遠邊韶疏引洪
範五紀論曰民間亦有黃帝諸歷不如史官之明即
四分歷之法也此詔在永平五年時猶未能遽改至
章帝元和中始下詔改行四分復古制矣
京房前漢人考范志作景防是業作鄴

晷景長短

立夏之日晷長四尺二寸八分

日道斂北去極彌近其景彌短近短乃極夏乃至焉

業此亦見

范志前條

六宗

平帝元始中謂六宗為易卦六子之氣水火雷風山澤也光武中興遵而不改至安帝即位初改六宗為天地四方之宗祠于雒陽之北戌亥之地

案六宗見

東觀記

日食

建武二年春正月甲子朔日有食之在危八度虛危齊地賊張步擁兵據齊至五年乃破三年五月乙卯晦日有食之在柳十四度柳河南也時樊崇謀作亂其七月

伏誅六年九月丙寅晦日有食之史官不覺郡以聞

案日食之故自漢末劉洪作乾象厯稍發明之然交食之法猶未詳著至陳張賓始分內外限隋張胄元始得其當食不食之由宋沈括以為黃道與月道如兩環相疊而小差凡日月同在一度相遇則日為之食正一度相對則月為之食其說甚明蓋同在一度則日在上月魄在下掩之故非朔不食正一度相對則地影蔽月謂之闇虛故非望不食然而交食必護者亦敬天之怒之意耳

國朝設欽天監先期推算時刻分抄內外諸司皆臨時救護正此意也建武時厯學未精其日食占驗尤不足據

社稷壇

光武立社稷于雒陽在宗廟之右皆方壇四面及中各依方色無屋有墻門而已

案范志無四面句馬融周禮注曰王者五社太社在中門之外惟松東社八里惟柏西社九里惟栗南社七里惟梓北社六里惟槐此蓋又以五色土依其方面而立之耳

大魚

東萊北海海水溢時出大魚二枚長八九丈高二丈餘

案今海濱居民有以魚骨架屋者又以骨節作臼舂米不足異也

葦方筍

建寧中京都長者皆以葦方筍為裝具時有識者竊言
葦筍郡國讞篋也後黨人禁錮會赦有疑者皆讞廷尉
人名悉入方筍中

案此條文筆簡
淨大勝范志語

女子復生

武陵女子李娥年六十餘死瘞于域中有行人聞家中
有聲告家人出之

案范志女子死十四日
復活詳見于竇搜神記

呂母子

呂母子名育為游徼犯罪

案呂母事

見東觀記

荊州牧

牧某攻新市兵大敗欲北歸隨武等復遮擊之鈞牧車
屏泥刺殺其驂乘然不敢殺牧

案荊州牧史闕其名范畧見
更始傳中續書當同之

考城

考城故菑

案陳留風俗傳章帝
惡菑名改為考城

漁涪津

捷為郡南安縣有漁涪津在縣北臨大江南

案范載吳漢與公孫述將
戰于漁涪津即此地志闕

太白入斗

永初二年正月己亥太白入北斗中以為貴相凶也又
京師及郡國四十一雨水鄧太后專政也

案范書楊厚傳鄧太后問厚災異厚以為諸王子多在京師容有非常宜各還本國太后從之星尋滅不見又尅水退日期皆如所言

客星

閏十月十七日夜客星氣白廣二尺長五丈起天苑西

南

案郎顛對尚書七事之五即此顛言變見西方亦應三輔凡金氣為變發在秋節恐立秋以後趙魏關西有先寇之患後果然

駕驢

帝駕四驢躬自操轡京師轉相放效夫驢者乃服重致
遠上下山谷野人之所用耳何有帝王君子而驂駕之
乎天意若曰國且大亂賢愚倒植凡執政者皆如驢也

宋時驢價乃與馬齊執政如
驢無怪驂駟之困于鹽車也

兩頭兒

上西門外女子生兒兩頭異肩共胸以為不祥墮地棄
之其後政在私門上下無別兩頭之象

果范

志同

異草

郡國生異草其狀龍蛇鳥獸頭目毛羽足翅皆具是歲

黃巾賊起漢遂微弱

葉范志以為此草狀也風俗通曰
草亦作人狀操持兵弩萬象備具

雀

懷陵上有雀萬數悲鳴鬪殺天戒若曰諸懷爵祿而尊
厚者還自相害也

葉范志此為何進及
諸大臣滅亡之徵

侯非侯

時京師童謠曰侯非侯王非王千乘萬騎上北邙案獻帝未有爵號為段珪等所執公卿百僚皆隨其後到河

上乃得還

秦邨范

志作芒

后服

皇太后皇后入太廟服紺上皐下蠶青上縹下簪珥珥耳璫垂珠也又皇后太后簪以玳瑁長一尺端為花勝

左右各一橫簪之

太后入廟為花勝上為鳳以翡翠為毛羽

案此乃太皇太后皇太后
入廟服制連皇后者誤

太子車

皇太子安車朱輪青蓋畫轡文輶五彩

案此見輿服

志皇子同

拜諸侯王

拜諸侯王之儀百官會位定御史授璽綬

儼

先臘一日儼逐疫鬼冗從僕射將之逐惡鬼于禁中

案儼禮詳見

范禮儀志

詔獄

武帝置中都官獄二十六所先皆省惟廷尉及洛陽有

詔獄

龍鱗

龍鱗御刀也

案范志載佩刀

刀有魚鱗名

印璽

印璽王玉押銀鏤丈貴人長公主銅鏤

救日

日有變割羊以禮社用救日變執事者冠長冠衣阜單
衣絳領袖綠中衣絳袴絰以行禮如故事

案白虎通曰日食必救之陰侵陽也公羊傳曰日
有食之鼓用牲于社漢世近古故有割羊之制

宗祀

永平二年正月宗祀光武于明堂以配五帝時羣僚藩
輔宗室子孫衆郡奉計百蠻貢職烏桓濊貊咸來助祭

祠老人星

仲秋祠老人星于國南郊

案是月行養老之禮故
有是祠范志祠作祀

嘉瓜芝草

安帝元初三年平陸有瓜異本同蒂共生一瓜時以為

嘉瓜章帝建初五年零陵獻芝草

冠

安帝立皇太子令謁高祖廟大夫從冠兩梁進賢洗馬

冠高山

案進賢冠古緇布冠也中二千石以下至博士兩梁高山冠一曰側注

法冠一曰柱後高五寸以纚為展筭鍤柱卷執法者服之或謂之獬豸冠

案胡廣說曰左傳有南冠而縶者則楚冠也秦滅楚以其君服賜執法近臣御史服之荀綽晉百官表注曰鐵柱言至厲直不曲撓

虎賁武騎皆鶡冠以其鬪死乃止故趙武靈王以表武士

素荀綽百官表注白冠挿兩鶡今制羽林冠戴孔雀翎次者藍翎

步搖

步搖以黃金為山題貫白珠桂枝相糾八爵九華熊虎赤羆天鹿辟邪

諧不諧

更始時南方有童謠云諧不諧在赤眉得不得在河北

後更始為赤眉所殺是不諧也光武由河北而興是得之也

案范志同南方作兩陽

野蠶

建武二年野蠶成繭野民收其絮

案此見范

光武紀

星主

牽牛主關梁織女主瓜果

迎氣

立秋迎氣西郊樂奏黃鐘之宮歌西顛舞雲翹育命所以養時訓也

立秋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師百官皆衣白絕阜領綠中衣迎氣西郊立冬之日衣皂衣迎氣北郊亦如之

案范志迎氣奏樂惟先立秋十八日迎氣黃郊有之黃鐘之宮乃中央土之律西郊迎氣安得用此至于西顛之歌乃屬秋令續書屬之立秋誤也

腰

武帝令天下媵五日蔡邕曰獮獸嘗以立秋日還食母
猛蟲搏執王者亦以此日出獵還以祭宗廟

案此應是續書注范志有獮
劉之禮即此也亦作獮媵

冬至

冬至前後君子安身靜體百官絕事不聽政擇吉辰而

後省事

正朝

正朝受朝賀二千石以上稱萬歲

案玉燭寶典曰正月一日為元日亦云上日亦云正朔亦云三元亦云三朔

朱索連葦

仲夏之月陰氣萌作恐物不楙其禮以朱索連葦菜彌

牟僕蠱鍾以桃印書文以施門戶代以所尚為飾

案范志夏后氏金行作葦芟言氣交也殷人水德以螺首慎其閉塞使如螺也周人木德以桃為更言氣

相更也漢兼用之

字

張為周地星字于張東南行即翼軫之分翼軫楚地是

楚地將有兵亂後一年正月光武起兵春陵攻南陽斬
阜賜等殺其士衆數萬人光武都洛陽居周地除穢布

新之象

案范書地皇三年十一月有星孛于
張卽此甄阜梁丘賜皆王莽大將

擲

新豐有鴻門亭擲城

案范書更始使李松軍
擲以非赤眉卽此城

小長安

濟陽縣有小長安故城在今鄧州南陽縣南

射犬聚

野王縣有射犬聚故城

務鄉

弘農有務鄉

案范書更始遣李松等
與赤眉戰務鄉即此

水溢

元年水溢壞城寺室屋殺人時梁太后攝政兄冀枉殺

李固杜喬

大鳥

濟陰有五色大鳥見于己氏時以為鳳凰政既衰缺梁冀專權皆羽孽也

案樂叶圖徵曰似鳳有四並為妖一曰鸛二曰發明三曰焦明四曰幽昌東漢所見鳳大概如此

直如弦

桓帝之末京都童謠曰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曲如鉤謂梁冀胡廣等直如弦謂李固等

案桓帝應作順帝此誤時封侯者又有趙戒袁湯皆附冀者也

行禘禮

十八年上幸長安詔太常行禘禮于高廟序昭穆父為

昭南向子為穆北向

案禘者追始祖自出之祖祭于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不兼羣廟之主也陳祥道禮書言禘祭遷主其生位與禘祭同此說非是又祝允明野記洪武七年御史答祿與權請舉禘祭下禮部太常集議奏以古者世系易尋故有禘自漢唐宋皆不明言始祖所自出已不可行今國家既追尊四廟所自出者未有所考恐難遽奉事乃寢然則世祖此舉但可云合祭高廟而已其于禘禮未有當也張純所議五年夏禘禮

合毀廟存廟之主而殷祭但免
聚訟之譏而已豈真知禘禮乎

天子葬

天子葬太僕駕四輪輅為賓車大練為屋幙中黃門虎
賁各二十人執紼司空擇土造穿太史卜日將作作黃
腸題湊便房如禮大駕太僕御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
皮玄衣朱裳執戈揚楯立乘四馬先驅旂長三仞十有
二旒曳地畫日月升龍書旒曰天子之樞謁者二人立
乘馬為次太常跪曰哭日十五舉音止哭畫漏上請發

司徒河南尹先引車轉太常曰請拜送車著白絲三糾
緋長二十丈圍七寸六行行五十人公卿以下子弟凡
三百人皆素幘委貌冠衣素裳挽校尉一百人皆赤幘
不冠持幡幢皆銜枚羽林孤兒巴俞嬖歌者六十人為
六列司馬八人執鐸至陵南羨門司徒跪請就于房都
導東園武士奉入房執事下明器太祝進醴獻司空將
校復上

案此所載儀制甚備間
有與范志不同者俟考

竹柏葉傷

延熹元年洛陽城傍竹柏葉有傷者

火光

九年三月京師有火轉行人相驚譟

案范書襄楷傳楷上疏言柏傷竹枯
不出三年漢帝當之火光之占亦同

符拔

符拔形似麟而無角

案符亦作扶章和
中月氏曾進獻

茅田一頃

桓帝末京師童謠曰茅田一頃中有井四方纖纖不可
整嚼復嚼今年尚可後年磽案易曰拔茅連茹茅喻羣
賢也井者法也時中常侍管霸等憎疾海內英賢並見
廢錮茅田一頃言羣賢衆多也中有井者言雖厄窮不
廢法度也四方纖纖言奸慝不可理也嚼飲酒相強之
辭也言不恤王政徒耽宴而已今年尚可者言但禁錮
也後年磽者陳蕃竇武等誅天下大壞也

棠范志同第釋語

拖不如續書簡淨

蔡邕對災異

光和元年詔問曰連年蝗蟲其咎焉在邕對曰易傳云
大作不時天降災厥咎蝗蟲來河圖秘微篇曰帝貪則
政暴吏酷則誅慘生蝗蟲貪苛之所致也又南宮侍中
寺雌雞欲化為雄一身毛皆似雄但頭冠尚未變詔以
問邕對曰貌之不恭則有雞禍宣帝黃龍元年未央宮
雌雞化為雄不鳴無距是歲元帝初即位將立王皇后

至初元元年丞相史家雌雞化為雄距而鳴將是后父
禁為平陽侯女立為后至哀帝晏駕后攝政王莽以后
兄子為大司馬由是亂臣竊推之頭為元首人君之象
今雞一身已變未至於頭而止是將有其事而不遂成
之象也若應之不精政無所及頭冠或成為患滋大也

案時以災異詔名邑與楊賜馬日磔張華單颺詣金
商門引入崇德殿使中常侍就問災異及消改變故
所宜施行邕悉心以對范書邕
傳云事在五行天文志今闕

婦人封君

婦人封君儀比公主白犍駟車帶綬以采組為緄帶各如其綬色黃金辟邪加其首為帶

雨肉

三年廉縣雨肉似羊肺或大如手五行傳云棄法律逐功臣時則有羊禍時則有赤青赤祥是時梁太后攝政兄冀專權枉誅李固杜喬天下寃之

紫肺范志作肋
此建和三年事

不衛宮

司徒韓演司空孫朗以不衛宮下獄止長壽亭減死一
等以爵贖之

案時方誅梁
冀故有此罰

雨雹

四年京師雨雹誅殺過差寵小人也

案北延熹
四年也

長沙賊

五年長沙賊起攻沒蒼梧取銅虎符太守甘定刺史侯

輔各奔出城

艾縣賊

艾縣賊乘刺史車屯據臨湘居太守舍賊萬人以上屯益陽殺長吏

案此亦延熹時

事艾縣屬豫章

減俸

以京師水旱疫病帑藏空虛虎賁羽林不任事者住寺

減半俸

案減俸但及不任事者深得養廉之意

渤海賊

渤海妖賊蓋登等稱太上皇帝有玉印五皆如白石文曰皇帝信寫皇帝行璽其三無文字壁二十二珪五鐵券十一開王廟帶玉綬衣絳衣相署置也

案賊事何必細
載范剛為是

沱水龍

時人欲就沱浴見沱水濁因相戲恐此中有黃龍語遂

行人間郡欲以為美故上言之

案沱水在巴郡人言生龍乃龍孽也
桓帝昏濁之世多言祥應生此類耳

春幡

立春之日豎春幡施土牛耕人於門外

案今芒神春
牛即此制也

上巳

三月上巳日官人並禊飲于東流水

案禊范志作絮注云絮謂之禊也三日曲水摯虞小
生固諤引世忌而來皆援成王秦帝事亦屬附會蔡

邕以為本之論語浴沂韓詩云鄭國之俗三月
上巳之水上祓除不祥其于禊飲之義為近

改水火

夏至浚井改水冬至鑽燧改火可去溫病

案夏至一陰始生井底極寒不可下不識古何以有
此令家蘇軾詩云寒食清明都過了石泉槐火一時
新雖詞人之語然俗以
清明淘井固不謬也

尚書省

光武帝分增三公曹為二公其一曹主歲盡諸州郡事
常侍曹主選舉祠祀民曹主繕功作監池苑園客曹主

護駕無人朝賀二千石曹主詞訟中都官主水火盜賊
與三公為六曹并一令一僕二人謂之八座

駢

卿以下有駢者緹扇汗青翅尾

符訾

王莽末南方饑饉人掘符訾而食

案符訾范作

鬼此為是

大將軍

順帝以皇后父梁商為大將軍如三公府置長史司馬

中郎掾二十九人

案順帝隆禮外戚大夫馬鄧遺
教故再傳而梁氏乃底滅亡

虎文服

虎賁服虎文章服襄邑歲獻織成虎文

角端

鮮卑禽獸異于中國者有野馬獬羊角端牛以角為弓

俗謂之角端弓

案端亦作觶元世祖駐師西印度見大獸作人語曰
此非帝世界宜速還耶律楚材曰此名角端旄星之
精能日馳萬八千里靈異如鬼神不可犯也則安得
以角為弓乎一云出邪休多國角善為弓李陵常以
此弓十張遺蘇
武尤為無據

車

小使車者蘭輿皆朱赤轂白蓋赤帷從駟騎四十人皆
追捕考案有所救取者之所乘也

乘輿金薄繆龍為輿倚較文虎伏軾皇太子諸侯王倚
虎較伏鹿軾三公列侯安車朱斑輪倚鹿較伏熊軾

案徐廣曰繆

交錯之形也

大行載車其飾如金根加施組連壁交結四角金龍首
銜壁垂五采析羽流蘇

輕車古之戰車也不巾不蓋

漢承秦制為乘輿左右吉陽甬鸞雀立衡檠文畫輶

案秦闕三代之禮或曰殷瑞山車金根之色於

是始皇作金根之車殷曰乘根秦改曰金根

上古聖人見轉蓬始知為輪

奚仲為車正具物以時六材皆良

案奚仲夏人世本

云奚仲始作車

童謠

桓帝末京都有童謠曰白蓋小車何延延

案五行志下有河間來合

諸二句此應靈帝初立事

百官奉

大將軍三公奉月三百五十斛秩中二千石奉月百八十斛二千石月百二十斛比二千石月百斛千石月八十斛六百石月七十斛比六百石月五十五斛四百石

月五十斛比四百石月四十五斛三百石月四十斛比
三百石月三十七斛二百石月三十斛比二百石月二
十七斛百石月十六斛斗食月十二斛佐史月八斛凡

諸受奉錢穀各半

漢北廷武

三十六年增吏奉後之額其千石以上減

于西京舊制六百石以下比舊秩為增世祖之為臣

下秩廉潔法至良也

故東漢每多廉吏云

後漢書補逸卷二十一